

## 声声叹

## 夜访嵇康亭

侯兴锋

皖北的冬夜带着几分凛冽的寒意，我踏着蒙城老城区的青石板路，寻至东北隅那座嵇康亭时，一轮明月正悬于天际，将六角亭子的飞檐勾勒出淡银轮廓。原先的土丘嵇山已不复存在，亭子复建在一片水塘中间。这里曾是嵇康灌园打铁、抚琴著书的所在。

亭内静寂无人，我坐下时，冷风一阵阵吹过檐角，惊飞了栖息在柳梢的夜鸟。抬眼望去，那轮明月好像被这方天地拢住，近得能看清月轮上的暗影，恍惚间竟觉得它只照我一人。清乾隆三十一年，知县淡如水主持修建此亭时，大概也是见过这般月色吧？他定是念及嵇康的风骨，才将这四面环水的土丘辟为景致，让“嵇山夜月”成了蒙城八景中最动人心魄的一笔。如今池水仍在亭子周围荡漾，只是寒冬时节，荷叶已残，唯有柳枝婆娑，在月光

里编织着细碎的梦。

指尖抚过斑驳的梁柱，嵇康的身影便在月色中清晰起来。这位“竹林七贤”中的佼佼者，曾在三国魏任中散大夫，却在司马昭掌权后，毅然脱下官袍，携琴书来到这方水土。他不愿与浊世同流合污，便以庄子为友，在丘上辟园耕种，在槐树下架起铁炉。火光映着他的眉眼，打铁声与远处的流水声相和，成了彼时最澄澈的乐章。我恍惚能看见钟会来访时的场景：这位司马昭的亲信带着仪仗而来，却见嵇康挥锤不止，铁花四溅间，连一个眼神都未曾予他。那不是傲慢，是文人风骨在烈火中淬炼出的倔强，他不屑于用谄媚换取苟安，更不愿让铜臭玷污手中的铁锤与琴弦。

乱世终究容不下这般纯粹。好友吕安被诬不孝，嵇康本可置身事外，却偏要执理力争，最终被司马昭借机打入大牢。临刑那日，洛阳东市的刑场上，他索琴弹奏《广陵散》，琴声激昂处如惊雷破云，哀婉时似寒泉泣玉。曲终弦断，他长叹“《广陵散》于今绝矣”，便从容赴死。那一刻，琴声穿透刑场的肃杀，成了千古文人坚守气节的绝唱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便将这方土丘命名为“嵇山”，让他的精神如丘上松柏，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。

亭壁上原是题着几行诗的，是清代蒙城知县高淑曾的手笔：“金波碧彩漫方塘，秋暮来游夜气凉。最是一卷堪坐啸，广陵遗调未全亡。”时光虽远，却仍能读出诗人凭栏时的感慨。据说曹丕也曾在此攻读，月明如昼，故而“嵇山夜月”的景致更增添几分文气。另一位清代名士汪作霖在《嵇山秋月》中写道：“独上嵇山意悠然，追君绝调只狂颠”，字句间满是对嵇康的追慕。想来千百年间，无数文人墨客都曾在此驻足，在月色中与嵇康隔空对话，听柳影间隐约传来的《广陵散》余韵。

夜风又起，拂过面颊，带着池水的凉意。我走到亭边，眺望蒙城夜景，万家灯火处，那是现世的安稳。可这安稳之下，是否还藏着嵇康那般“不为权势所动，不为名利折腰”的风骨？他以文学为刃，划破过虚伪的幕布；以琴声为炬，照亮过暗夜的迷茫。如今亭影静卧，空余柳枝仍摇荡着往昔的风。

月色更浓了，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与亭影、柳影叠在一起，融入这片千年未变的风景。我知道，嵇康从未远去，他是亭角那抹不肯褪色的朱红，是池面那圈永不停歇的涟漪，是月下那缕若有若无的琴音。当我离开时，回望那座古亭，它在月色中愈发清晰。

这夜的月色，该是为嵇康而明的。这亭，这水，这城，都在静静守护着那份穿越千年的高洁，让每一个来访的人，都能在月光里，听见《广陵散》未绝的余响。



## 高眉低看

苏打

## 一轮天心中的朗月

假设你是贵公司业务骨干，工作能力没话说，只是资历尚浅，一时间还望不到晋升的门路。突然一个横跨多部门的工作机会从天而降，难度很高，然而上峰允诺，只需要你跟进核心业务部分，一旦完成你就可以功成身退。你的名字能上门口的光荣榜，你的事迹会被当作救公司于水火的英雄传说——当此时也，请问你该如何是好呢？

韩国电影《凶降喜讯》是个有事实依据的劫机故事，不过从主角之一的空军徐中尉视角看，他面对的基本就是如上所说这么一个差事：诓骗劫机者。作为年轻人，他充满抱负和幻想，脑子里的小剧场转得比谁都快：这个事儿要是我调度得当、指挥成功，还不得给我立个铜像？我得戴着大奖章，四处作报告，所到之处民众无不竭诚欢迎啊。接着，事情的发展迅速超出了他的掌控。

倒不是因为业务难度大，徐中尉确实对得起自己的英名，在险象环生的情况下机智勇敢地完成了该做的工作。然而“鞭打快牛”的场面随即出现：小徐等会儿先别走，你再把这个事儿处理一下。小徐的第一反应自然是反抗：这跟说好的不一样，这就不是我的活儿啊！然而一直揣手看戏的领导微微一笑：后续做不好，结果不如意，你前面的功劳再大，没有任何意义。

像无数聪明能干的年轻人一样，徐中尉这才发觉自己落入了一个陷阱。而这个陷阱甚至一直就在这个计划之中，只不过是因为你能力突出，早早地踏入了这个陷阱而已。脑子里的铜像咔嚓一下，灰飞烟灭，场景瞬间幻化成铁窗泪，呜呼哀哉。

相比之下另一主角，情报部门的合同工某甲，就更像这场荒诞戏的“里子”。某甲初出场几乎是世外高人造型，镜头给到一轮天心中的朗月，他的画外音用很讨打的了悟口气，悠悠说出一番并不新鲜的人生哲理。我本来一直觉得，一切的“题记”都有装腔作势之嫌，字里行间都透露出作者意味深长的微笑：等你看完我这部作品，自然会回来和我一起唱这首歌的。这种故弄玄虚让我疲倦。所以《凶降喜讯》这题记式的开头，就令我差点一分钟放弃：什么天上的月亮，什么正面背面、真实谎言，如此陈腐的比喻，能引出什么好故事来啊。

结果看完全片，我居然真的认同了某甲这番装模作样的表白——并不是因为这番话说中了一切，而是因为某甲知道，就算洞悉一切，又能怎么样呢。有没有优秀的人在认真做事，大抵也无非是这个结果。和稚嫩徐中尉不同，某甲从头至尾一直保持着邋遢疲倦的造型。影片临近结尾，看着他“丧家犬”一般的佝偻背影，突然让人想起“出门搔白首，若负平生志”。一出紧张刺激的荒诞喜剧，能拉到萧瑟清冷的高度，实在算是意外的收获。



本版配图 / 溥心畲